

中国当代名家长篇小说代表作
芙蓉镇

唱一曲严峻的乡村牧歌

——自序

第一章 山镇风俗画

(一九六三年)

一 一览风物

芙蓉镇坐落在湘、粤、桂三省交界的峡谷平坝里，古来为商旅歇宿、豪杰聚义、兵家必争的关隘要地。有一溪一河两条水路绕着镇子流过，流出镇口里把路远就汇合了，因而三面环水，是个狭长半岛似的地形。从镇里出发，往南过渡口，可下广东；往西去，过石拱桥，是一条通向广西的大路。不晓得是哪朝哪代，镇守这里的山官大人施行仁政，或者说是附庸风雅图个县志州史留名，命人傍着绿豆色的一溪一河，栽下了几长溜花枝招展、绿荫拂岸的木芙蓉，成为一镇的风水；又派民夫把后山脚下的大片沼泽开掘成方方湖塘，遍种水芙蓉，养鱼，采莲，产藕，作为山官衙门的“官产”。每当湖塘水芙蓉竞开，或是河岸上木芙蓉斗艳的季节，这五岭山脉腹地的平坝，便颇是个花柳繁华之地、温柔富贵之乡了。木芙蓉根、茎、花、皮，均可入药。水芙蓉则上结莲子，下产莲藕，就连它翠绿色的铜锣一样圆圆盖满湖面的肥大叶片，也可让蜻蜓立足，青蛙翘首，露珠儿滴溜；采摘下来，还可给远行的脚夫包中伙饭菜，做荷叶麦子粑子，盖小商贩的生意担子，遮赶圩女人的竹篮筐，被放牛娃儿当草帽挡日头……一物百用，各各不同。小河、小溪、小镇，因此得名“芙蓉河”、“玉叶溪”、“芙蓉镇”。

芙蓉镇街面不大。十几家铺子、几十户住家紧紧夹着一条青石板街。铺子和铺子是那样的挤密，以至一家煮狗肉，满街闻香气；以至谁家娃儿跌跤碰脱牙、打了碗，街坊邻里心中都有数；以至妹娃家的私房话，年轻夫妇的打情骂俏，都常常被隔壁邻居听了去，传为一镇的秘闻趣事、笑料谈资。偶尔某户人家弟兄内讧，夫妻斗殴，整条街道便会骚动起来，人们往来奔走，相告相劝，如同一河受惊的鸭群，半天不得平息。不是逢圩的日子，街两边的住户还会从各自的阁楼上朝街对面的阁楼搭长竹竿，晾晒一应布物：衣衫裤子，裙子被子。山风吹过，但见通街上空“万国旗”纷纷扬扬，红红绿绿，五花八门。再加上悬挂在各家瓦檐下的串串红辣椒，束束金黄色的苞谷种，个个白里泛青的葫芦瓜，形成两条颜色富丽的夹街彩带……人在下边过，鸡在下边啼，猫狗在下边梭窜，别有一种风情，另成一番景象。

一年四时八节，镇上居民讲人缘，有互赠吃食的习惯。农历三月三做清明花粑子，四月八蒸蒟田米粉肉，五月端午包糯米粽子、喝雄黄艾叶酒，六月六谁家院里的梨瓜、菜瓜熟得早，七月七早禾尝新，八月中秋家做土月饼，九月重阳柿果下树，金秋十月娶亲嫁女，腊月初八制“腊八豆”，十二月二十三日送灶王爷上天……构成家家户户吃食果品的原料虽然大同小异，但一经巧媳妇们配上各种作料做将出来，样式家家不同，味道各有各有别，最乐意街坊邻居品尝之后夸赞几句，就像在暗中做着民间副食品展览、色香味品比一般。便是平常日子，谁家吃个有眼珠子、脚爪子的荤腥，也一定不忘夹给隔壁娃儿三块两块，由着娃儿高高兴兴地回家去向父母亲炫耀自己碗里的收获。饭后，做娘的必得牵了娃儿过来坐坐，嘴里尽管拉扯说笑些旁的事，那神色却是完完全全的道谢。

芙蓉镇街面虽小，居民不多，可是一到逢圩日子就是个万人集市。集市的主要场所不在青石板街，而在街后临河那块二三十亩见方的土坪，旧社会留下了两溜石柱撑梁、青瓦盖顶、四向皆空的

长亭。长亭对面，立着个油彩斑驳的古老戏台。解放初时圩期循旧例，逢三、六、九，一旬三圩，一月九集。三省十八县，汉家客商，瑶家猎户、药匠，壮家小贩，都在这里云集贸易。猪行牛市，蔬菜果品，香菇木耳，懒蛇活猴，海参洋布，日用百货，饮食小摊……满圩满街人成河，嗡嗡嚶嚶，万头攒动。若是站在后山坡上看下去，晴天是一片头巾、花帕、草帽，雨天是一片斗篷、纸伞、布伞。人们不像是在地上行走，倒像汇流浮游在一座湖泊上。从卖凉水到做牙行掙客，不少人靠了这圩场营生。据说镇上有户穷汉，竟靠专捡猪行牛市上的粪肥发了家呢……到了一九五八年大跃进，因天底下的人都要去炼钢煮铁，去发射各种名扬世界的高产卫星，加上区、县政府行文限制农村集市贸易，批判城乡资本主义势力，芙蓉镇由三天一圩变成了星期圩，变成了十天圩，最后成了半月圩。逐渐过渡，达到市场消灭，就是社会主义完成，进入共产主义仙境。可是据说由于老天爷不作美，田、土、山场不景气，加上帝修反捣蛋，共产主义天堂的门坎太高，没跃进去不打紧，还一跤子从半天云里跌下来，结结实实落到了贫瘠穷困的人间土地上，过上了公共食堂大锅青菜汤的苦日子，半月圩上卖的净是糠粃、苦珠、蕨粉、葛根、土茯苓。马瘦毛长，人瘦面黄。国家和百姓都得了水肿病。客商绝迹，圩场不成圩场，而明赌暗娼，神拳点打，摸扒拐骗却风行一时……直到前年——公元一九六一年的下半年，县政府才又行下公文，改半月圩为五天圩，首先从圩期上放宽了尺度，便利物资交流。因元气大伤，芙蓉镇再没有恢复成为三省十八县客商云集的万人集市。

近年来芙蓉镇上称得上生意兴隆的，不是原先远近闻名的猪行牛市，而是本镇胡玉音所开设的米豆腐摊子。胡玉音是个二十五、六岁的青年女子。来她摊子前站着坐着蹲着吃碗米豆腐打点心的客人，习惯于喊她“芙蓉姐子”。也有那等好调笑的角色称她为“芙蓉仙子”。说她是仙子，当然有点子过誉。但胡玉音黑眉大

眼，面如满月，胸脯丰满，体态动情，却是过往客商有目共睹的。镇粮站主任谷燕山打了个比方：“芙蓉姐的肉色洁白细嫩得和她所卖的米豆腐一个样。”她待客热情，性情柔顺，手头利落，不分生熟客人，不论穿着优劣，都是笑脸迎送：“再来一碗？添勺汤打口干？”“好走好走，下一圩会面！”加上她的食具干净，米豆腐量头足，作料香辣，油水也比旁的摊子来得厚，一角钱一碗，随意添汤，所以她的摊子面前总是客来客往不断线。

“买卖买卖，和气生财。”“买主买主，衣食父母。”这是胡玉音从父母那里得来的“家训”。据传她的母亲早年间曾在一个大口岸上当过花容月貌的青楼女子，后来和一个小伙计私奔到这省边地界的山镇上来，隐姓埋名，开了一家颇受过往客商欢迎的夫妻客栈。夫妇俩年过四十，烧香拜佛，才生下胡玉音一个独女。“玉音，玉音”，就是大慈大悲的观音老母所赐的意思。一九五六年公私合营，也是胡玉音招郎收亲后不久，两老就双双去世了。那时还没有实行顶职补员制度，胡玉音和新郎公就参加镇上的初级社，成了农业户。逢圩赶场卖米豆腐，还是近两年的事呢。讲起来都有点不好意思启齿，胡玉音做生意是从提着竹篮筐卖糠菜粑粑起手，逐步过渡到卖蕨粉粑粑、薯粉粑粑，发展成摆米豆腐摊子的。她不是承袭了什么祖业，是饥肠辘辘的苦日子教会了她营生的本领。

“芙蓉姐子！来两碗多放剁辣椒的！”

“好咧——，只怕会辣得你兄弟肚脐眼痛！”

“我肚脐眼痛，姐子你给治？”

“放屁。”

“女老表！一碗米豆腐加二两白烧！”

“来，天气热，给你同志这碗宽汤的。白酒请到对面铺子里去买。”

“芙蓉姐，来碗白水米豆腐，我就喜欢你手巴子一样白嫩的，吃了好走路。”

“下锅就熟。贫嘴刮舌，你媳妇大约又有两天没有喊你跪床脚、扯你的大耳朵了！”

“我倒想姐子你扯扯我的大耳朵哩！”

“缺德少教的，吃了白水豆腐舌尖起泡，舌根生疮，保佑你下一世当哑巴！”

“莫咒莫咒，米豆腐摊子要少一个老主顾，你舍得？”

就是骂人、咒人，胡玉音眼睛里也是含着温柔的微笑，嗓音也和唱歌一样的好听。对这些常到她摊上来的主顾们，她有讲有笑，亲切随和得就像待自己的本家兄弟样的。

的确，她的米豆腐摊子有几个老主顾，是每圩必到的。

首先是镇粮站主任谷燕山。老谷四十来岁，北方人，是个鳏夫，为人忠厚朴实。不晓得怎么搞的，谷燕山前年秋天忽然通知胡玉音，可以每圩从粮站打米厂卖给她碎米谷头子六十斤，成全她的小本生意！胡玉音两口子感激得只差没有给谷主任磕头，喊恩人。从此，谷燕山每圩都要来米豆腐摊子坐上一坐，默默地打量着脚勤手快、接应四方的胡玉音，仿佛在细细品味着她的青春芳容。因他为人正派，所以就连他对“芙蓉姐子”那个颇为轻浮俗气的比喻，都没有引起什么非议。再一个是本镇大队的党支书满庚哥。满庚哥三十来岁，是个转业军人，跟胡玉音的男人是本家兄弟，玉音认了他做干哥。干哥每圩来摊子上坐一坐，赏光吃两碗不数票子的米豆腐去，是很有象征意义的，无形中印证了米豆腐摊子的合法性，告诉逢圩赶场的人们，米豆腐摊子是得到党支部准许、党支部支持的。

吃米豆腐不数票子的人物还有一个，就是本镇上有名的“运动根子”王秋赦。王秋赦三十几岁年纪，生得圆头圆耳，平日日子像尊笑面佛。可是每逢政府派人下来抓中心，开展什么运动，他就必定跑红一阵，吹哨子传人开会啦，会场上领头呼口号造气氛啦，值夜班看守坏人啦，十分得力。等到中心一过，运动告一段落，他也

就像个泄了气的皮球。嘴巴又好油腻，爱沾荤腥，人家一个钱当三个花，他三个钱当一个钱吃。来米豆腐摊前一坐，总是一声：“弟嫂，来两碗，记账！”一副当之无愧的神气。有时还当着胡玉音的面，拍着她男人的肩膀开玩笑：“兄弟！怎么搞的？你和弟嫂成亲七八年了，弟嫂还像个黄花女，没有装起窑？要不要请个师傅，做个娃娃包靠！”讲得两口子脸块绯红，气也不是，恼也不是，骂也不是。对于这个白吃食的人，胡玉音虽是心里不悦，但本镇上的街坊，来了运动又十分跑红的，自然招惹不起，白给吃还要赔个笑脸呢。

每圩必来的主顾中，有个怪人值得特别一提。这人外号“秦癫子”，大名秦书田，是个五类分子。秦书田原先是个吃快活饭的人，当过州立中学的音体教员，本县歌舞团的编导，一九五七年因编演反动歌舞剧，利用民歌反党，划成右派，被开除回乡生产。他态度顽固，从没有承认过自己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，只承认自己犯过两回男女关系的错误，请求大队支书黎满庚将他的“右派分子”帽子换成“坏分子”帽子。自有一套自欺欺人的理论。他来胡玉音的摊子上吃米豆腐，总是等客人少的时刻，笑咪咪的，嘴里则总是哼着一句“米米梭，梭米来米多来辣多梭梭”的曲子。

“秦癫子！你见天哼的什么鬼腔怪调？”有人问。

“广东音乐《步步高》，跳舞的。”他回答。

“你还步步高？明明当了五类分子，步步低啦！”

“是呀，对呀，江河日下，努力改造……”

在胡玉音面前，秦书田十分知趣，眼睛不乱看，半句话不多讲。“瘦狗莫踢，病马莫欺”，倒是胡玉音觉得他落魄，有些造孽。有时舀给他的米豆腐，香油和作料还特意下得重一点。

逢圩赶集，跑生意做买卖，鱼龙混杂，清浊合流，面善的，心毒的，面善心也善的，面善心不善的，见风使舵、望水弯船的，巧嘴利舌、活货说死、死货说活的，倒买倒卖、手辣脚狠的，什么样人没有

呢？“芙蓉姐子”米豆腐摊子前的几个主顾常客就暂且介绍到这里。这些年来，人们的生活也像一个市场。在下面的整个故事里，这几个主顾无所谓主角配角，生旦净丑，花头黑头，都会相继出场，轮番和读者见面的。

二 女经理

芙蓉镇街面虽小，国营商店却有三家：百货店、南杂店、饮食店。三家店子分别耸立在青石板街的街头、街中、街尾。光从地理位置上讲，就占着绝对优势，居于控制全镇商业活动的地位。饮食店的女经理李国香，新近才从县商业局调来，对镇上的自由市场有着一一种特殊的敏感。每逢圩日，她特别关注各种饮食小摊经售的形形色色零星小吃的兴衰状况，看看究竟有多少私营摊贩在和自己的国营饮食店争夺顾客，威胁国营食品市场。她像个旧时的镇长太太似的，挺起那已经不那么发达了的胸脯，在圩场上看过来，查过去，最后看中了“芙蓉姐子”的米豆腐摊子。她暗暗吃惊的是，原来“米豆腐西施”的脸模长相，就是一张招揽顾客的广告画！更不用讲她服务周到、笑笑微微的经营手腕了。“这些该死的男人！一个个就和馋猫一样，总是围着米豆腐摊子转……”她作为国营饮食店的经理，不觉地就降低了自己的身分，认定“芙蓉姐子”的米豆腐摊子，是镇上惟一能和她争一高下的潜在威胁。

一天逢圩，女经理和“芙蓉姐子”吵了一架。起因很小，原也和国营饮食店经理的职务大不相干。胡玉音的男人黎桂桂是本镇屠户，这一圩竟捎来两副猪杂，切成细丝，炒得香喷喷辣乎乎的，用来给每碗米豆腐盖码子。价钱不变。结果米豆腐摊子前边排起了队伍，有的人吃油了嘴巴，吃了两碗吃三碗。无形中把对面国营饮食店的顾客拉走了一大半。“这还了得？小摊贩竟来和国营店子抢生意？”于是女经理三脚两步走到米豆腐摊子前，立眉横眼地把戴

了块“牛眼睛”^①的手伸了过去：“老乡，把你的营业许可证交出来看看！”胡玉音不知她的来由，连忙停住碗勺赔笑说：“经理大姐，我做这点小本生意，圩圩都在税务所上了税的。镇上大人娃儿都晓得……”“营业证！我要验验你的营业证！”女经理的手没有缩回，“若是没有营业证，就叫我们的职工来收你的摊子！”温顺本分的胡玉音傻了眼：“经理大姐，你行行好，抬抬手，我卖点米豆腐，摆明摆白的，又不是黑市！”这可把那些等着吃米豆腐的人惹恼了，纷纷站出来帮腔：“她摆她的摊子，你开你的店子，井水不犯河水，她又没踩着哪家的坟地！”“今天日子好，牛槽里伸进马脑壳来啦！”“女经理，还是去整整你自己的店子吧，三鲜面莫再吃出老鼠屎来就好啦！哈哈……”后来还是粮站主任谷燕山出面，给双方打了圆场：“算啦算啦，在一个镇上住着，低头不见抬头见，有话到市管会和税务所去讲！”把李国香气的哟，真想大骂一通资本主义尾巴们！芙蓉镇庙小妖风大，池浅王八多，窝藏坏人坏事，对她这个外来干部欺生。

李国香本是县商业局的人事干部，县委财贸书记杨民高的外甥女，全县商业战线以批资本主义出名的女将。据说早在一九五八年，她就献计献策，由县工商行政管理局放出了一颗“工商卫星”：对全县小摊小贩进行了一次突击性大清理。她的事迹还登过省报，一跃而成为县里的红人，很快入了党，提了干。人人都有一本难念的经。今年春上，正当要被提拔为县商业局副局长时，她和有家有室的县委财办主任的秘事不幸泄露。因她去医院打胎时不得不交代出肚里孽种畜生的来历。为了爱护典型，秘事当然被严格控制在极小的范围内。就连负责给她堕胎的女医生，都很快因工作需要被安排到千里之外的洞庭湖区搞“血防”去了。李国香也暂时受点委屈，下到芙蓉镇饮食店来当经理。可怜巴巴的连个股

① 山里人对手表的戏称。

级干部都没够上呢。

女经理今年三十二岁。年过三十二对于一个尚未成家的女人来说，是一个复杂的年纪，叫做上上不得，下下不得。唉唉，都怨得了谁呢？恋爱史就是她的青春史。李国香二十二岁那年参加革命工作，在挑选对象这个问题上，真叫尝遍了酸甜苦辣咸。她初恋谈的是县兵役局一位肩章上一颗“豆”的少尉排长，可是那年月时髦姑娘们流行的歌诀是：一颗“豆”太小，两颗“豆”嫌少，三颗“豆”正好，四颗“豆”太老。她很快就和“一颗豆”吹了。不久找了位“三颗豆”，老倒是不老，就是上尉连长刚和乡下的女人离了婚，身边还有个活蹦乱跳的男娃，头次见面不喊“阿姨”，而喊“后妈”！碰他娘的鬼哟，挂筒拉倒。接着发生了第三次爱情纠葛，闪电式的，很有点讲究，这里暂且不表。一九五六年党号召向科学进军，她找了位知识分子——县水利局的一位眼镜先生。两人已经有了“百日之恩”。可是眼镜先生第二年被划成右派分子。“妈呀！”她像走夜路碰见了五步蛇，赶忙把跨出去脚缩了回来，好险！这一来她发誓要成为一名人事干部，对象则要个科局级，哪怕是当“后妈”。她的愿望只达到了一半。因为世上的好事总难全。不知不觉十年青春年华过去了，她政治上越来越跑红，而在私生活方面却圈子越搞越窄，品位级别也越来越低了。有时心里就和猫爪抓挠着一样干着急。她天天早晨起来的第一件事：照镜子。当窗理云鬓，对镜好心酸。原先黑白分明的大眼睛，已经布满了红丝丝，色泽浊黄。原先好看的双眼皮，已经隐现一晕黑圈，四周爬满了鱼尾细纹。原先白里透红的脸蛋上有两个逗人的浅酒窝，现在皮肉松弛，枯涩发黄……天哪，难道一个得不到正常的感情雨露滋润的女人，青春就是这样的短促，季节一过就凋谢萎缩？人一变丑，心就变冷。积习成癖，她在心里暗暗嫉妒着那些有家有室的女人。

李国香急于成家。有了法定的男人，她在县上闹下的秘闻就会为人们淡忘。谁成家前没有一两件荒唐事哟。今年年初来到芙

蓉镇后，她留心察看了一下，在“共产党员、国家干部”这个起码标准下，入选目标可怜巴巴，只有粮站主任谷燕山那个“北方佬”。“北方佬”一脸胡子拉碴，衣着不整，爱喝二两，染有一般老单身汉诸如此类的癖好积习。可是据山镇银行权威人士透出风声，谷主任私人存折是个“千字号”。谷燕山政治、经济条件都不差，就是年龄上头差一截……唉唉，事到如今，只能顾一头了。俗话说：“老郎疼婆娘，少郎讲名堂。”当然话讲回来，李国香有时也单相思地想到：一旦真的搂着那个一嘴胡子拉碴的黑雷公睡觉，没的恶心，不定一身都会起鸡皮疙瘩……一个果子样熟过了的女人，不能总靠单相思过日子。她开始注意跟粮站主任去接近，亲亲热热喊声“老谷呀，要不要我叫店里大师傅替你炒盘下酒菜？”或是扯个眉眼送上点风情什么的：“谷大主任，我们店里新到了一箱‘杏花村’，我特意吩咐给你留了两瓶！”“哎呀，你的衣服领子都黑得放亮啦，做个假领子就省事啦……”如此这般。本来成年男女间这一类的表露、试探，如同易燃物，一碰就着。谷燕山这老单身汉却像截湿木头，不着火，不冒烟。没的恶心！李国香只好进一步做出牺牲，老着脸子采取些积极行动。

有天晚上，全镇供销、财粮系统联合召开党员会，传达中央文件。镇上那时还没有发电，会场上吊着一盏时明时灭像得了哮喘病似的煤气灯。女经理等候在黑洞洞的楼梯口。粮站主任进来时，她自自然然地挨过身子去：“老谷呀，慢点走，这楼口黑得像棺材，你做点好事牵着我的手！”粮站主任没介意，伸过手臂去让女经理拉住，也就是类似大口岸地方那种男女“吊膀子”的款式。谁知女经理得寸进尺，“吊膀子”还嫌不足，竟然整个身子都贴了上来。粮站主任口里喷出酒气，女经理身上喷出香气。反正黑咕隆咚的木板楼梯上，谁也看不清谁。“你呀，又喝了？嘻嘻嘻，酒臭！”女经理又疼又怨像个老交情。“你怎么像根藤一样地缠着我呀？来人了，还不赶快松开？”粮站主任真像棵树，全无知觉。气得女经理恨

恨地在他的膀子上掐了一把：“老东西！不懂味，不知趣！送到口边的菜都不吃？”粮站主任竟反唇相讥：“女经理可不要听错了行情估错了价，我懂酒味，不知你趣！”天啊，这算什么话？没的恶心！好在已经来到了会场门口，两人都住了口。彼此冷面冷心，各人有各人的尊严。进了会场各找各的地方坐下，好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。

在一个四十出头的单身汉面前碰壁！李国香牙巴骨都打战战，格格响。饮食店的职工们当然不知女经理的这番挫折，只见她第二天早晨起来眼睛肿得和水蜜桃一样，看什么人都不顺眼，看见馒头、花卷、包子、面条都有气。还平白无故就把一位女服务员批了一顿：

“妖妖调调的，穿着短裙子上班，要现出你的腿巴子白白嫩嫩？没的恶心！你想学那摆米豆腐摊的女贩子？还是要当国营饮食店的营业员？你不要脸，我们国营饮食店还要讲个政治影响！先向你们团支部写份检讨，挖一挖打扮得这么花俏风骚的思想根源！”

几天后，女经理自己倒是找到了在老单身公谷燕山面前碰壁的根源：就是那个“米豆腐西施”，或如一般顾客喊的“芙蓉姐子”。原来老单身公是在向有夫之妇胡玉音献殷勤，利用职权慷国家之慨，每圩供给六十斤碎米谷头子！什么碎米谷头子？还不是为了障人耳目！里边还不晓得窝着、藏着些什么不好见人的勾当呢。“胡玉音！你是个什么人？李国香又是个什么人？在小小芙蓉镇，你倒事事占上风！”有好些日子，她恼恨得气都出不均匀，甚至对胡玉音婚后不育，她都有点幸灾乐祸。“空有副好皮囊！抱不出崽的寡蛋！”相形之下，她不免有点自负，自己毕竟还有过两回西医、草药打胎的记录……谷燕山，胡玉音！天还早着呢，路还远着呢。只要李国香在芙蓉镇上住下去，扎下根，总有一天叫你们这一对不清不白的男女丢人现眼败相。

她是这样的人：常在个人生活的小溪小河里搁浅，却在汹涌着

政治波涛的大江大河里鼓浪扬帆。“神仙下凡问土地”，她决定利用空余时间先去找本镇大队党支部调查调查，掌握些基本情况，再来从长计议。

三 满庚哥和芙蓉女

芙蓉河岸上，如今木芙蓉树不多了。人说芙蓉树老了会成芙蓉精，化作女子晚上出来拉过路的男人。有人曾在一个月白风清的后半夜，见一群天姿国色的女子在河里洗澡，忽而朵朵莲花浮玉液，忽而个个仙姑戏清波……每个仙姑至少要拉一个青皮后生去配偶。难怪芙蓉河里年年热天都要淹死个把洗冷水澡的年轻人。搞得镇上那些二百五后生子们又惊又怕又喜，个别水性好、胆子大的甚至想：只要不丢了性命，倒也不妨去会会芙蓉仙姑。站在领导者的立场上，从长远利益着眼，这可对镇上人口、民兵建设都是个威胁。因而河岸上的芙蓉老树从一镇风水变成了一镇迷信根源。后来乡政府布置种蓖麻籽，说是可以提炼保卫国家的飞机润滑油，镇上的小学生们就刨了芙蓉树根点种蓖麻，既巩固了国防，又破除了迷信。正跟镇背后的方方湖塘，原先种着水芙蓉，公社化后以粮为纲，改成了水稻田一样。不过河岸码头边，还幸存着十来株合抱大的凉粉树，树上爬满了薜荔藤。对于这十来株薜荔古树何以能够逃脱全民炼钢煮铁运动，镇上的人说法不一。有的说是因它的木质差，烧成木炭不厉火。有的说是乡政府的一个后来被划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乡长同志，执意要留给过渡群众歇气、纳凉。有的说就是到了尽吃尽喝的共产主义社会，大热天大约也还要用冰凉的井水磨几碗凉粉解解油腻，留下凉粉树，是看到了长远利益……你看看，才过了四五年，对这么件小事就各执一词，众说纷纭，可见中国历史的复杂性。难怪历朝历代都有那么多大学问家做“考证”。凉粉树啊，薜荔藤，在码头石级两旁，形成了烈日射不

透的夹道浓荫，荫庇着上下过往行人。树上吊满了凉粉公、凉粉婆，就像吊满一只只小小的青铜钟。它们连同浓荫投映在绿豆色的河水里，静静的河水都似乎在叮咚、叮咚……

大队支书满庚哥，一九五六年从部队上复员下来，分配在区政府当民政干事，就是在这渡口码头边，见到了镇上客栈胡老板的独生女的。那女子洗完了一篮筐衣服，正俯着脸盘看水下岩缝缝里游着的尾尾花灯鱼玩。满庚哥从岸上下来等渡船，首先看到的是那张倒映在河水里的秀丽的鹅蛋脸……他心里迷惑了一下：乖！莫非自己大白天撞上了芙蓉树精啦？镇上哪家子出落个这么姣好的美人儿？民政干事出了神。他不怕芙蓉树精，不觉地走拢过去，继续打量着镜子一般明净的河水里倒映出的这张迷人的脸盘。

这一来，河水里就倒映出了两张年轻人的脸。那女子吓了一大跳，绯红了脸，恨恨地一伸手先把河水里的影子搅乱了，捣碎了；接着站起身子，懊恼地朝后生子身上斜了一眼。可是，两个人都立时惊讶、羞怯得和触了电一样，张开嘴巴呆住了：

“玉音！你长这么大了？……”

“满庚哥，你回来了……”

原来他们从小就认识。满庚哥是摆渡老倌的娃儿。玉音跟着他进山去扯过笋子、捡过香菇、打过柴禾。他们还山对山、崖对崖地唱过耍歌子，相骂着好玩。小玉音唱：“那边徕崽站一排，你敢砍柴就过来，镰刀把把打死你，镰刀嘴嘴挖眼埋！”小满庚回：“那山妹子生得乖，你敢扯笋就过来，红绸帕子把你盖，花花轿子把你抬！”一支一支的山歌相唱相骂了下去，满庚没有输，玉音也没有赢。她心里恨恨地骂：“短命鬼！哪个希罕你的红绸帕子花花轿？呸，呸！”有时她心里又想：“缺德少教的，看你日后花花轿子来不来抬……”后来，人，一年年长大了，玉音也一年年懂事了。满庚哥参了军。胡玉音一听到“花花轿子把你抬”这句山歌，就要脸热，心跳，甜丝丝地好害臊。

一对青梅竹马，面对面地站在一块岩板上。可两人又都低着头，眼睛看着自己的鞋尖尖。玉音穿的是自己做的布鞋，满庚穿的是部队上发的解放鞋。好在是红火厉日的正中午，树上的知了吱——呀、吱——呀只管噪，对河的艄公就是满庚的爹，不知是在阴凉的岩板上睡着了，还是在装睡觉。

“玉音，你的一双手好白净，好像没有搞过劳动……”还是民政干事先开了口。开过口又埋下眼皮好后悔，没话找话，很不得体。

“哪个讲的？天天都做事哩。不戴草帽不打伞，不晓得哪样的，就是晒不黑……不信？你看，我巴掌上都起了茧……”客栈老板的独生女声音很轻，轻得几乎只能自己听见。但民政干事也听得见。

胡玉音有点委屈地嘟起腮帮，想向满庚哥伸出巴掌去。巴掌却不听话，要伸不伸的，麻起胆子才伸出去一半。

满庚哥歉意地笑了笑，伸出手去想把那巴掌上的茧子摸一摸，但手臂却不争气，伸到半路又缩了回来。

“玉音，你……”满庚哥终于鼓起了勇气，眼睛睁得好大，一眨不眨地盯着秀丽女子，眼神里充满了讯问。

玉音吃了灵芝草，满庚哥的心事，她懂：

“我？清清白白一个人……”她还特意添加了一句，“就是一个人……”

“玉音！”满庚哥声音颤抖了，紧张得身上的军装快要胀裂了，张开双臂像要扑上来。

“你……敢！”胡玉音后退了一步，眼睛里立即涌出了两泡泪水，像个受了欺侮的小娃娃一样。

“好，好，我现在不……”满庚哥见状，心里立即生出一种兄长爱护妹妹般的感情和责任，声音和神色都缓和了下来。“好，好，你回家去吧，老叔、婶娘在铺里等久了，会不放心的。你先替我问两个大人好！”

胡玉音提起洗衣篮筐，点了点头：“爹娘都年纪大了，病病歪歪的……”

“玉音，改天我还要来看你！”对岸，渡船已经划过来了。

胡玉音又点了点头，点得下巴都挨着了衣领口。她提着篮筐一步步沿着石阶朝上走，三步一回头。

民政干事回到区政府，从头到脚都是笑咪咪的。

区委书记杨民高是本地人，很注意培养本地干部。在区委会、区政府二十几号青年干部里，他最看重的就是民政干事黎满庚。小黎根正苗正，一表人材，思想单纯作风正，部队上的鉴定签得好，服役五年立过四次三等功。当时，县委正在布置撤区并乡，杨民高要被提拔到县委去管财贸。他向县委推荐，提拔小黎到山区大乡——芙蓉乡当乡长兼党总支书记。县委组织部已经找黎满庚谈了话，只等着正式委任。这时，杨民高书记那在县商业局工作的宝贝外甥女，来区政府所在地调查供销工作。当然，三顿饭都要来书记舅舅宿舍里吃。杨书记不知出于无心还是有意，每顿饭都派民政干事到厨房里打了来一起吃。民政干事隐约听人讲过，区委书记的外甥女在县里搞恋爱像猴子掰苞谷，掰一个丢一个，生活不大严肃。饭桌上，不免就多打量了几眼：是啊，穿着是够洋派的，每到吃饭时，就要脱下米黄色丝光卡罩衣，只穿一件浅花无领无袖衫，裸露出一对圆圆滚滚、雪白粉嫩的胳膊，细嫩的脖子下边也现出来那么一片半遮不掩的皮肉，容易使人产生奇妙的联想呢。高耸的胸脯上，布衫里一左一右顶着两粒对称的小钮扣似的。就连杨民高书记这种长年四季板着脸孔过日子的领导人，吃饭时也不免要打望一下外甥女的一对白胖的手巴子，盯两眼她脖子下细嫩的一片，嘴角也要透出几丝丝不易被人察觉的笑意。杨书记的外甥女究竟是位见过世面的人，落落大方，一双会说话、能唱歌似的眼睛在民政干事的身上瞄来扫去，真像要把人的魂魄都摄去似的。